

戰時小叢刊之五八

抗戰中的女戰士

沈茲九等著

戰時出版行



戰時小叢刊之五十八

抗戰中的女戰士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

| | | |
|-----------|--------|--------|
| 飛將軍抗戰記 | 鄭振鐸等著 | 一角六分 |
| 八百孤軍 | 田漢等著 | 一角八分 |
| 魯迅與抗日戰爭 | 巴金等著 | 實價二角 |
| 鐵蹄下的平津 | 阿英等著 | 實價二角 |
| 轟炸下的中國 | 曹淦仁等著 | 實價二角四分 |
| 漢奸現形記 | 冰瑩等著 | 實價一角一分 |
| 東綫血戰記 | 曹淦仁等著 | 一角六分 |
| 西綫血戰記 | 長江等著 | 一角六分 |
| 北綫血戰記 | 徐盈等著 | 一角六分 |
| 抗戰將領訪問記 | 郭沫若等著 | 一角六分 |
| 毀滅中的日本 | 郭沫若等著 | 一角五分 |
| 戰地歸來 | 田漢等著 | 實價二角 |
| 戰時的後方 | 張天翼等著 | 實價二角 |
| 東北抗日義勇軍 | 于友等 | 一角八分 |
| 戰時散文選 | 周作人等著 | 實價二角 |
| 戰時小說選 | 巴金等著 | 一角二分 |
| 戰時戲劇選 | 歐陽予倩等著 | 實價二角 |
| 戰時詩歌選 | 郭沫若等著 | 一角二分 |
| 日本果要進攻華南嗎 | 雷斯曼等著 | 一角二分 |
| 中國的出路 | 蔣介石等著 | 實價二角 |
| 抗戰的新階段 | 林語堂等著 | 二角二分 |
| 抗戰總動員 | 鄒韜奮等著 | 二角五分 |
| 全民抗戰論 | 潘漢年等著 | 一角六分 |
| 毛澤東奮鬥史 | 光人編著 | 一角四分 |
| 西北新社會 | 史諾等著 | 二角四分 |
| 最活躍的抗戰游擊隊 | 毛澤東等著 | 實價二角 |
| 八路軍抗戰名論集 | 毛澤東等著 | 實價二角 |
| 八路軍幹部人物剪影 | 舒羣等著 | 一角八分 |
| 劫後的江南 | 光人編著 | 一角二分 |
| 戰時歌曲選 | 田漢等著 | 實價二角 |

戰時出版社刊行

總經售 上海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十九號

抗戰中的女戰士

目次

| | |
|--------------------|---------|
| 中國游擊隊之母..... | 步溪(1) |
| 記華北抗戰婦女..... | 劉清揚(3) |
| 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 | 佚名(8) |
|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訪問記..... | 莫藍(9) |
| 劉清揚女士訪問記..... | 楊慧琳(15) |
| 記劉清揚女士三十年來的奮鬥..... | 寄洪(21) |
| 長征中的丁玲..... | 徐盈(29) |
| 丁玲小傳..... | 里富(33) |
| 紅軍中的大姊——蔡暢..... | 佚名(39) |
| 在戰地服務的謝冰瑩..... | 佚名(41) |
| 中國的奈丁格爾燕鑑女士..... | 子岡(44) |

| | |
|---------------|---------|
| 史良女士會見記 | 佚名(53) |
| 英勇的女童軍楊惠敏訪問記 | 佚名(56) |
| 中國的婦女在暴風雨中 | 德美脫(60) |
| 馳騁戰場的新女性 | 朱慧(63) |
| 我在西線上所見到的女戰士 | 秋江(66) |
| 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兒們 | 張志淵(69) |
| 婦女在「雙一二」時候的人物 | 金木蘭(73) |
| 廣西女學生軍 | 沈茲九(76) |
| 廣西女學生軍出發前後 | 嚴兆芬(80) |
| 廣西娘子軍會見記 | 楊慧琳(83) |
| 全國婦女大團結的先聲 | 樂羣(88) |
| 我走出了上海 | 沈茲九(92) |

中國游擊隊之母

步溪

——一個六十七歲的老婦——

說來難使人相信，在平漢綫北段不斷給日軍以困擾的中國游擊隊二萬人，他們是由一位六十七歲的老農婦所組織推動的。她的頭髮雖已銀白，但身體却仍像橡樹一般地結實。她能同時握兩枝手槍，而且能射中她的敵人。

最近，她乘了擁塞的難民列車抵達漢口，向政府當局報告，並為她的部隊請領更多的軍火給養。她原想避去大家的注意，但當她數日後離開漢口時，許多軍事領袖來歡送她。當她的火車慢慢地駛離車站時，他們都向她立正致敬。

歡送的人們最後所看到的是：她的飽經風塵繡紋深刻的臉上所發出的明朗的微笑。她的部隊現正伏在冀晉察邊界的麓山峻林中，隨時與日軍的運輸隊或孤立的前哨部隊以襲擊。她現在從那裏千里迢迢地趕到漢口，居然得以完成使命，其愉快之情當然是可想可知的。

她的丈夫姓趙，過去在滿洲會是一個很富裕的農夫。她現在充了華軍游擊隊的女領袖，願意人家稱她娘家的姓名為馮文姑（譯音）。

在一九三三年，即日軍佔領滿洲以後的兩年，她和她的丈夫，八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當了義勇軍，即是日本人所謂的土匪。二年來在吉林北部一帶和日軍巡邏部隊輾轉苦鬥的結果，使她們每個人都成爲卓越的射鎗手。

十八個月之前，由於日軍的拚命追索，她們祇得離開滿洲而至晉察邊界的蔚縣。經過一次家庭會議以後，她們決定去充當正式的游擊部隊。這位母親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家，她在許多鄉村中來往宣傳，勸導農民們起來抵抗。不久以後，她獲得了很多很多的部下。他們都有着槍械和其它軍火。由於一種嚴密複雜的間諜制度。她時常探得日軍孤立部隊的所在地，就立刻命令她的部下去「拜訪他們」。這些襲擊者往往帶回了大批的槍械軍火以供給新加入的游擊隊員。

她委她的兒子趙同爲總指揮，大部份閃電般的襲擊，都是由趙同率領指揮的，而她自己却認爲更擅長於宣傳並組織鄉民的工作，把他們編入她兒子的「聯合軍」裏面。

當她這次在漢口的時候，曾被邀參加當地婦女所組織的討論會。她對於那些婦女們的滔滔雄辯，聽得不耐煩起來了，最後，她突然站了起來喊着：

「你們大多曉得中國爲什麼要戰日本，當然不需要別人再來告訴你們。但是，鄉村中的民衆却都是無知無識的。你們與其在這華麗舒適的房間裏面「嘩啦嘩啦」，爲什麼不到鄉村裏

去和那些民衆們談談呢？

她要求實際的行動，更多的實際行動。在過去三四個月中，由於她的愛國的使命，差不多走遍了晉察冀三省邊界的鄉村。她每到一處，就和民衆們談話，並督促他們執起鎗來抵抗日本。由於她的不倦的努力以及愛國的熱情，她的兒子趙同現已成爲二萬個狡黠善戰的游擊員的領袖了。

她的部下都很親暱地稱她爲「中國游擊隊之母」。「這位六十七歲的老婦，當她在漢口的時候，沒有參加過一點應酬。她很爽快地退回了一切宴會的請帖。當她臨離漢口的一天，有人派來了一輛汽車，在她的所住的小屋門前。

「什麼，一輛汽車！試想，假如我的部下聽得我坐汽車，他們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或許要以爲我已富裕了，並且忘記了他們在嚴寒的北方戰鬥着的種種痛苦了。」

因此，她就別了她的居處，步行到火車站，（譯自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譯報）

記華北抗戰婦女

劉清揚

全中華民族兒女爲了抵抗日本強盜滅絕人道的侵畧，爲了爭取國家和個人的生存，已一

致地奮起了，（臂膀并着臂膀，脚步合着脚步），普遍而深入地同日寇作殊死戰，無論男女，無論老幼，對於這一個死裏求生的戰爭，都感覺無上的興奮，無上的光榮，尤其是女同胞在這次戰爭中表現得更其英勇，更其偉烈，這裏敘述的，便是華北的抗戰婦女。

華北抗戰婦女自平津淪陷以後，她們紛紛地衝出了家庭，衝出了學校，堅決要求參加男同胞所組成的游擊隊伍，那時北平各大學學生出城招集農村老百姓，招集了二十九路軍撤退時潰散的兵士及通州反正了的保安隊，在北平近郊組織了一個游擊大隊，開始和日本強盜作戰，不斷地襲擊寇兵，截獲寇兵的輜重糧草，許多不願做奴隸的女同胞，於是也要求參加進去，要求和他們一同辦起槍桿來，站在救亡圖存的最前線上，同他們共負着救國的重担。可是游擊隊裏面的負責人，覺得女子對於戰爭總多少是不適宜的，尤其是游擊隊——在日寇勢力範圍以內艱苦作戰的游擊隊。沒有一定的駐所，沒有固定的供給，住的是高粱地草地和深山大壑，吃的是窩窩頭，有時連窩窩頭都弄不着，行動更是飄忽無定，女子的身體能不能適應這種環境呢？究竟是一個疑問，他們一面擔心女同胞無謂的受着犧牲；同時又怕行動受着牽累，減低了敏捷的程度，便委婉的拒絕了。這些女同胞，爲的是國家的存亡危急，爲的是不甘心在日寇的暴力統治之下做亡國奴，過非人的生活，她們的要求受了拒絕，她們的熱望沒有達到，她們內心該是怎樣的痛苦？怎樣的悲憤？可是到了後來，游擊隊的人數一天一天的

增加，聲勢一天一天地浩大，救護慰勞方面，政治宣傳方面，以及種種技術方面，都感受得需要女子，才又從北平找了一些意志堅強，身體強健的女學生去了，以後這些去了的女生，在隊伍裏面，都非常勤敏的工作着，并能担任一切最艱苦的事情，在工作效能上，證明女子的能力，絕不亞於男子，只問有沒有決心和熱情。現在她們都快活極了，興奮極了，她們和男同胞一同參加着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抗爭，她們把救國大責和男同胞共同地實際地擔負起來了。

這是北平四郊參戰的婦女。在太行山一帶活躍的女同胞，也有着平郊抗戰婦女一樣的決心和熱情。

太行山遊擊隊的首領，是楊秀林先生，他原來在天津法科學院當教授，蘆溝橋事變以前，就在北平熱烈的做着救亡工作，平津失掉後，從日寇的包圍封鎖之下跑了出來，先準備到石家莊去，把石家莊一帶的民衆組織起來，待他到了石家莊，石家莊便又很快地失了，他便同他底夫人孫女士跑到太行山那一帶去，組織了一隊遊擊隊，同行的還有程女士，楊女士同幾位女同志，也在一起策劃，由於楊秀林教授英勇地領導，由於孫女士及程楊諸女士不斷地奮鬥，很快地集結了二千多人，現在這個遊擊隊，遂成了太行山一帶很負有威名的勁旅，日寇幾次進攻，終不能奈何他。

在豫北武安縣地方，還有一個農家婦女（可惜將姓名忘掉了）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舊女子，不但沒有受過教育，并且還是辮足未剪髮的，素來就善於接近民衆。自從她的家鄉被日寇佔領，開始了姦淫燒殺以後，她便號召本地民衆和一般農婦，組織了一個遊擊隊。起初一般人對於她領導的這個遊擊隊的將來，都非常疑慮，以爲是經不起日寇一擊的，因爲都疑慮這個領導者本身的不健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舊式女子）那裏知道，竟出乎人意料之外，這位領導者——農婦——不但民族意識非常堅強，而相當且還有軍事知識，日寇得了漢奸的密報派隊伍去打她，她不但沒有受着損失，反而大獲勝利，以後又繼續同日寇作了幾次戰，每次都有所斬獲，到現在她的力量，漸漸大了，人數也漸漸增多了，并同在武安一帶活躍的某遊擊司令取得聯絡，無疑地，又成了日寇一個大的側腹威脅。此外還有河北省最南部濮陽縣內曾有一女子師範學校，竟有四十多女學生，都英勇的參加了遊擊隊。

以上我們所說的都是青年婦女抗戰的精神，青年婦女捨身報國的歷史也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來，但沒有聽見過龍鍾衰老，白髮個個的老太婆，爲國家，爲人類一樣地參加遊擊戰爭，擔任着最困苦的工作的，可是鼎鼎大名的北平遊擊隊司令趙同的母親——趙老太太，她却與年青人一樣地參加着遊擊戰爭。

這位趙老太太已經年近六十歲了，在情理上說：人到了六十歲，應該是安享的時候了，

尤其是一位老太婆，雖然是國破家亡，如果她要靦顏偷活的話，總沒有人會去責備的；但她不這樣，不但她自己，她一家人也都不甘心苟活，兒子女兒都去做了義勇軍，兩個兒子在東北參加了義勇軍活動，兩個女兒在前線做救護傷兵及宣傳等政治工作，連一個十一歲的兒子也在義勇軍裏面，趙同是她的第三個兒子，在北平四郊領導那一帶的遊擊隊，在那個遊擊隊剛組織的時候，她幫助她的兒子，幫助一切艱苦奮鬥的苦難同胞，到處檢拾零落在野外的槍枝子彈，徒步奔走百八十里路，到處打探日寇的動靜，比年青的人還要英勇，還要堅絕，許多患難同胞怕她老人家過於勞苦了，勸她回家去休息的時候，可是她說：「國家到了這種危難時候，還辭勞苦嗎？要是國家亡了，個人什麼也都完了，不但自己一代得做亡國奴，子子孫孫也淪入了奴隸的境地，我們這時候要死拼，才能免除悲苦的奴隸的運命，要把敵人趕走了，我們才能休息，現在那裏是我們的家？要是有的話，那就是游擊隊——游擊戰就是我們的生活，被敵人佔領的地方的人們，只有用游擊戰打擊敵人，便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才能找得着我們心靈上的安息……」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把趙老太太這幾句話，轉告給全中華民族的同胞，我們壯年和青年的人們，當作如何的感想呢？

我們把華北抗戰婦女的奮鬥精神，告給全中華民族的同胞，但這不過是很少很少的一部

份事實，可是從這很少很少的一部份事實裏面，已令我們萬分堅定的把握着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前途。

(婦女生活)

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

佚名

在外表看起來，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那一套紅軍制服，皮帶上掛着手鎗，她曾與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到後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的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

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退却時，到處竄逃，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十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累累的創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驢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

步行。而同時又產生了一個小孩，她真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爲江西永新縣雲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曾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澤覃爲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瞑。

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念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卽由她領導。

她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婚的。她在共軍中曾先後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全她有工作。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訪問記

莫 藍

(一) 一位艱苦奮鬥的女戰士

鄧穎超女士是中國和平統一最偉大的功臣與中國共產黨最優秀的政治家周恩來先生的伴侶。她本人並不是因爲是一個卓越人物的伴侶而爲世界所熟悉，她已被人們熱烈地讚揚和景

仰乃是她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上社會改造上表現了最卓越的功績。

在民國八年的時候，她就開始了政治文化的活動，她在北方參加「五四」運動的那種努力，當還留在許多人腦海中。她的工作一直沒有間斷，繼之曾盡力於女權運動同盟會的工作，是一位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運動的前驅者。在孫中山先生北上領導的國民會議促成運動裏，在「五卅」運動裏，她是一個最積極參與領導的份子。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時代，在廣州參加國民黨工作。這許多是鄧女士十年前公開的活動，一經提起，大約都能記得的，近十年來，她的活動也許不是大家所深知的了。別的努力不談，單說她在抱病吐血之中親身參加了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這種不怕吃苦，勇敢愛護國家民族的精神，是深深值得景慕的，這次鄧女士從西安到此，特去拜訪，聆取她對於抗日的意見，蒙她怨和藹地延見，給人一個非常愉快，深刻的印象，她雖是個多年艱苦努力下來的工作者，却一點也不使人感到不易於接近，相反的，她宛如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一個最理想的指導者。同她談話後，深知她的一切努力都是由於她是個拿為大衆犧牲，為民族解放奮鬥，看作人生的任務與樂趣的人，自然，鄧女士對抗日救亡的意見也必定是大家所竭力盼望知道的。

（二）對國共兩黨合作的意見

我首先提出來向鄧女士請求指示的是她對於國共兩黨經過十年血腥的爭鬥而再度緊密地

合作的意見。她微笑着點點頭，意思似乎是說：「小妹妹，你別性急，我就告訴你的。」她像早已準備了一切似十分從容十分堅定地回答：「現在國共兩黨，有了更進一步的團結與合作，雙方精誠團結，擴大與鞏固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各黨各派，以至全中國各界愛國同胞的民族大團結，是克服目前抗戰的嚴重困難關頭，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的基本中心條件。在蔣介石先生與政府領導號召之下的抗日救國的各種組織中工作，充實其力量，強固其組織，使能充分發揚抗日統一戰線的作用。」略爲停頓了一下，又繼續用更堅決有力的口吻說下去：

「我們要保國家與領土，繼續抗戰到底，爭取抗戰最後勝利，我們大家要共同負責。在當前，任何黨派都必須放棄過去的成見，精誠團結，親密合作，要把抗日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自從抗戰以後，很明顯的國內有了很大的轉變，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國策，有了基本上的變更，對外轉到抗戰，對內停止內戰而聯共，中國政治開始了民主化，國民政府開歷史上空前的政績——開始成統一的政府，開始實行神聖的國防任務，全國民衆，應以全力補助，擁護，與支持政府抗戰到底。」

談到抗日軍隊的問題，她說：「在英勇衛國抗日戰爭中，全國軍隊，作了壯烈光榮的犧牲，給了日寇以很大的打擊，表示出我們中華民族，是有決心，有力量來反抗日寇的侵略與

進攻。同時在抗戰的過程中，也開始形成了統一的國民革命軍，不過，尚有一些人與少數的軍人，還不了解他們在抗戰衛國的英勇大流血中，已經同過去軍隊的性質不同，他們今天是衛國保民，抗戰光榮的軍隊與軍人，而不是過去軍閥的軍隊了。我們希望全中國的同胞，全國抗戰的將士能夠個個深刻了解他光榮的地位，抗日的意義，所擔負的偉大神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使命，全中國同胞一致起來，尊敬，愛戴，擁護抗日的革命軍，幫助他，擴大他！

(三)關於戰時婦女的工作

「鄧先生對於戰時婦女的工作意見如何？」

「中國的婦女運動是隨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而開展的。很明顯的，在這次抗戰中，婦女工作，同樣開展了抗日新陣容，比在抗戰以前，有很大的進步，爲了抗日，爲了抗日統一戰線而動員婦女，團結婦女，來開展婦女運動。以後還須要在這一方面大大的努力，在總的抗日統一戰線之下，進行更寬廣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各界婦女親密合作，擴大與充實現有的各種婦女團體，更展開與進到全國婦女之真實親密的大團結。」

「在過去幾個月的抗戰中，我們看到了婦女的種種活動，如宋慶齡，宋美齡，何香凝諸位先生之贊成國共合作，許多先進的姊妹們，關心與擁護統一戰線，其次，如婦女們勇敢的